

# 洪武本《华夷译语》汉字音系的阳声韵系统 ——兼论其基础方言<sup>\*</sup>

苏若阳

[摘要] 洪武本《华夷译语》是一部严谨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既是古代蒙古语的重要资料，也蕴含大量元末明初汉语音系的信息。通过考求其对音规则并结合近代汉语语音的演变，本文较全面地揭示了阳声韵的音值、构成及其特点，构拟了含有22个韵母的阳声韵系统。综合来看，音译汉字反映了以中原音为基础的近代汉语通语音系。

[关键词] 《华夷译语》 阳声韵 基础方言

## 一 引言

《华夷译语》是明清时期一系列用汉字音译其他语言的文献，具有双语词典和教科书性质。其中最早的一部，于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由火源洁、马沙亦黑等编纂，洪武二十二年（1389）刊刻，一般称为“洪武本”或“甲种本”（下称《译语》）。《译语·序》称：火源洁“乃朔漠之族，生于华夏，本俗之文，与肩者罕，志通中国四书，咸明其意”。可见，火源洁当为精通蒙古—汉双语的人。《译语》未出现回鹘式蒙古文或八思巴字，纯用汉字音译蒙古语，“三五堆垛而其字始全”（《译语·序》）。这类用于记音的汉字即音译汉字。尽管汉字记音有各种不便，但《译语》对音却做到了足够精细。经过规约的汉字音，与蒙古语语音的对应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读者依例求之，则无不谐矣”（《译语·凡例》）。如来母字旁注小字“舌”，表示“弹舌读之”，对应蒙古语r音；“合”字旁注小字“中”，表示“喉内音”，对应蒙古语q音，等等。与《译语》译法密切相关的还有《元朝秘史》（又称《蒙古秘史》），也是一本用汉字音译蒙古语的文献。不同的是，《元朝秘史》所选音译汉字常兼顾意译，比如，与“山”“马”等相关的蒙古语单词，多选相应形旁的汉字，有时不免会用生僻字。《译语》对于音译汉字的选择则基本只考虑对音的精确性，仅个别兼顾意译<sup>①</sup>。对于一部蒙古语教科书来说，对音确切，避开生僻字，无疑是优点。

《译语》是一份极佳的蒙古语—汉语对音资料，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但目前基于此书的汉语语音研究成果并不多。日本学者有一些相关研究（更科慎一 2007；中村雅之 2007，

\* 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感谢。

① 可能兼顾意译的例子有：“弓，弩门（numun）”（器用门）、“梳，毵（sam）”（器用门）及“金，琰坛（altan）”（曩加思千户状），而“金”的纯音译一般是“安坛（altan）”（珍宝门）。以上译例均依“汉语词条，音译汉字（蒙古语的拉丁转写）”排列，下文同此。

2013, 等), 但只涉及部分音译汉字所反映的汉语语音特征, 如宕梗摄入声、果摄等。布日古德的专著《〈华夷译语〉(甲种本) 音译汉字研究》(2012a) 主要研究了音译汉字与蒙古语音节结构的对应。不过, 该书的汉字音主要根据《中原音韵》音系, 并不是基于《译语》本身的构拟。目前, 学界对于《译语》所反映的汉字音系仍缺少系统的考察和构拟。本文所据《译语》版本见《涵芬楼秘笈》第四集, 蒙古语的拉丁转写参照栗林均 (2003)<sup>①</sup>。我们主要考察《译语》汉字音所反映的阳声韵系统, 并对学界所关注的汉字译音的基础方言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 二 《译语》阳声字及其韵母构拟

《译语》正文包括两部分, 一是词汇集 (一般称为“杂字”, 分属“天文门”“地理门”等 17 个门类, 计 844 条, 个别词条两见, 如“饮食门”和“身体门”都包含“肉, 米罕 (miqan)”; 二是 12 篇公文 (一般称为“来文”)。“杂字”先标汉语词条, 后附以汉字拼写的蒙古语。《译语》编修者火源洁是一位由元入明的人物, 所以此书汉字译音所反映的应为元末明初的汉语音系。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是一部反映近代汉语语音的重要著作, 初刊于 1341 年 (宁继福 1985:6), 早于《译语》48 年。学界多认为《中原音韵》前有所承, 周德清本人也说“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原音韵》不仅反映元代语音, 某些语音现象还可追溯至金代。因此, 《中原音韵》《译语》两书音系的年代距离可能超过半个世纪。尽管如此, 二者年代仍算接近, 且都与时音密切相关, 所以《中原音韵》可作为研究《译语》的重要参考。音译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音系折合, 不能完全根据蒙古语来确定汉字的读音, 还要考虑 14 世纪前后蒙古语的特点以及蒙古语、汉语音系差异对音译的影响。该时期的蒙古语大致属于中古或中期蒙古语 (下文所说蒙古语均指向这一时期), 关于其特点, 本文参考嘎日迪 (2006) 的研究。汉语中古音框架下的阳声韵归属“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9 摄, 对应《中原音韵》的“监咸、廉纤、侵寻、寒山、桓欢、先天、真文、江阳、庚青、东钟”10 韵。以下首先说明蒙古语、汉语音系的三点差异及其对于音译处理的影响, 然后结合上述资料, 论证各个韵类在《译语》中的音值。

### (一) 蒙古语、汉语音系的三点差异

#### 1. 蒙古语音节末出现的边音

除了 -m、-n、-ng 三个鼻辅音以外, 蒙古语的音节末还可出现 -b、-g、-k、-s、-r、-l 等辅音, 这与近代汉语的音节结构很不一样。与阳声韵对音有关的主要也是边音 -l。《译语》为了译写蒙古语的这一韵尾, 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是在非鼻尾字前加小字“丁”或者后缀小字“勒”, 表示增读边音 -l, 如“鬃, <sup>丁</sup>迭 (del)”“大红, 阿勒 (al)”; 二是在山臻摄阳声字前加小字“丁”或者后缀小字“勒”, 表示韵尾要由 -n 改读为 -l, 如“爪, 巴<sup>丁</sup>温 (ba'l)”“牵, 可团勒 (kötlö)”。这一方式巧妙利用了 n、l 发音相近的特点。由于这一对音规则, 山臻摄阳声字的出现频率有所提升, 有利于本文考察。

<sup>①</sup> 栗林均的转写有表示蒙古语词尾的 “=” “-” 等符号, 为便于阅读, 本文省去。下文表格中的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表示这些音仅见于“来文”部分。

## 2. 蒙古语的元音和谐

中古蒙古语有 a、e、i、o、ö、u、ü 七个主要元音。现代蒙古语多数方言土语中，o 在阳性词中读作 [ɔ]（嘎日迪 2006:4）。中古蒙古语 o 的音值与此相近，也当在 [ɔ] 与 [o] 这一区间。u 的音值则应在 [ʊ] 与 [u] 的区间内。ö、ü 分别相当于 o、u 的前化元音。a、o、u 三个元音舌位较后，属于阳性元音。e、ö、ü 三个元音的舌位较前，属于阴性元音。蒙古语单词中，同一性质的元音相配，即元音的和谐。元音 i 既可以与阳性元音相配，也可与阴性元音相配，也称中性元音。汉语没有这一特点，汉字也很难体现 o 与 ö 的区别。也许可以设想，将 u、ü 的区别折合为汉语一等韵与三等韵的区别，但一、三等的对立是有限的。总之，音译汉字在面对蒙古语系统性的元音和谐时不敷使用。因此，《译语》对音基本不体现 o 与 ö，u 与 ü 的区别。为简便起见，分析对音时可以用 o 代表 ö，用 u 代表 ü。

## 3. 蒙古语的复元音

以汉语普通话为例，带介音的复元音即后响复元音，带韵尾的复元音即前响复元音。“在中古蒙古语中，ai、ei、ui、üü 等复元音是比较常见的，在少数情况下还有 oi、öi 的复元音。除此而外外来词中有 au、eü、iu、iü 等复元音”（嘎日迪 2006:131）。可见，蒙古语的复元音绝大多数是前响，iu、iü 虽算后响复元音，但用于外来词。由于这一限制，汉语的介音在对音中大多不能体现出来。对于带 -i- 介音的汉字，《译语》会倾向于选用跟蒙古语的音节最契合的字。以咸山摄为例，《译语》在有一等、三四等字可选的情况下，很少使用见系二等字（影疑母除外）。这提示我们，这些字相比一等字来说存在 -i- 介音，相比三四等字来说主元音又不同。影疑母二等字之所以可以被选用，是由于向零声母演变，此时 -i- 介音实际处于音节开头，可以折合为蒙古语辅音 y-<sup>①</sup>。也即，某一类汉字不出现或者不倾向于被选用，对于考察音系并不总是缺点，反而可能暗含关键语音信息，这种“缺位”对于推测音值也是有意义的。

### （二）韵母构拟

“杂字”部分提取到 90 个阳声字，“来文”部分新出现 22 个<sup>②</sup>，合计 112 字。各个韵摄的字出现频率是不均衡的，山臻摄字出现最多。这与各个韵摄常用字的音节数以及蒙古语相应音节结构的出现频率都有关系，但对了解阳声韵系统的整体情况没有太大影响。

#### 1. 山臻摄

表 1 山臻摄字对音表

摄	等呼	对音
山 摄	开口一等	安 an, al; 琰 al; 丹 dan; 罕 qan, qal, han, qān; 侃 qan; 阑 ran, lan, ral; 坦 tan; 干 gen, gān; 刊 ken; 难 nan; 檀 tan
	开口二等	斑 ban; 班 ban; 蛮 man; 颜 yan, yen
	开口三等	禪 čen; 连 len, ren, rel; 缩 men, mel; 延 en, el, yen; 稚 jen; 免 men; 虔 kel, ken
	开口四等	边 ben, bel; 颠 den; 坚 gen; 田 ten; 先 sen; 年 nen
	合口一等	桓 hon; 款 kön; 栽 lon; 酸 son; 团 töl, ton; 完 öl
	合口三等	转 ion

<sup>①</sup> y 用于转写蒙古语的 [j]，这一读音正好可以对译汉语的 -i- 介音。

<sup>②</sup> 不包括“来文”部分出现的汉语借词以及蒙古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这些词语在《译语》中没有旁译或者只有简单说明，因此不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开口一等	根 gen
臻	开口三等	宾 bin; 噎 čin; 臣 čin; 陈 čin; 邻 rin, lin; 民 min; 敏 min; 闵 min; 勤 kin; 纫 nin, nil; 申 šil, šin; 因 yin, yil, in; 寅 in; 真 jin
摄	合口一等	奔 bül, bun; 敦 dün, dun, dum, düm; 浑 qun; 坤 kün; 昆 gün, ġum; 门 mun, mün; 孙 sun, sün; 温 un, ün, ul, ül; 稳 un; 屯 tum, tül; 嫩 nun
	合口三等	纯 čun, čün; 仑 rün, lün, rül; 谇 jun; 遵 züm; 云 yun

山摄开口一二等：从对音来看，一等字多对应 an，可拟为 \*an。不过，还要解释一等字为什么也会出现对应 en 的情况。我们推测，这是因为《译语》汉字音系的基础方言中，\*an 的主元音是一个前元音[a]，从元音性质来看，相当于蒙古语的阴性元音，与阴性元音 e 可以匹配，二者只是开口度有些许不同。从对音来看，多数二等字的韵母同于一等。见系字比较特殊，一等字出现了“安琰罕侃干刊”，三四等字出现了“虔坚”，二等字则没有出现影疑母以外的字。这种情况下文所述的咸摄字也有所体现，不是偶然。这说明见系二等有独特之处，与一等字相比存在介音，与三四等字相比主元音不同，可拟为 \*ian。这些字不被选用是因为有更适合的字可供选择。“颜”是疑母二等字，由于其介音可以对应蒙古语辅音 y 而被选用，其对音“yan”即相当于 \*ian，另一对音“yen”与三四等字有交叉，可能表明见系二等与三四等的合流已见端倪。《中原音韵》中，山摄开口一二等属于寒山韵，开口三四等属于廉纤韵。咸山摄一二等与三四等主元音不同是其显著特点，《译语》延续了这一点。

山摄开口三四等：开口三四等的表现一致，主要对应蒙古语的 en。由于蒙古语的音节结构特征，汉语的介音一般未能体现。因“延(yen)”的介音可以折合为蒙古语的辅音 y-，而得以体现出来。据此，可以将山摄开口三四等字的韵母拟为 \*ien。

山摄合口一等：在《中原音韵》中独立为桓欢韵，与山摄合口二等有对立。《译语》也反映了这一点。现代北方官话山摄合口一二等大多合流，这说明元明时期山摄合口一等的主元音不会特别高化，没有到 [o]。宋洪民（2006）认为，元代中原之音山摄合口一二等的主元音只是后元音 a 与前元音 a 的区别。我们注意到，《译语》宕摄合口一等字的元音也对译蒙古语的元音 o。这说明，从蒙古语—汉语对音的处理来看，宋洪民（2006）的观点是有依据的，但其认为《中原音韵》桓欢韵的独立主要根据山西方音，却不一定合理。冯蒸（2013）指出，桓欢韵是近代汉语北方方言的普遍特征。《译语》从不用合口二等字，说明一二等的主元音差异较明显，应大于后[a]与前[a]的区别。鉴于此，我们将山摄合口一等的韵母拟为 \*uən。

山摄合口二等：《译语》不用山摄合口二等字，上文已经提及，这是因为山摄合口一二等的主元音有明显不同。由于合口一等字更适于音译蒙古语的 on，《译语》没必要选用合口二等字。据此可将该韵母拟为 \*uan。

山摄合口三等：只用了知系声母字，如“转(jon)”。其他声母字未出现。《译语》很少用山摄合口三等字，原因与不用山摄合口二等字一样，兹不赘述。选用合口三等字“转”，是因为一等字无知系声母，为了音译蒙古语的辅音 j，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结合山摄开口三等的读音，可将山摄合口三等拟为 \*iuen。元末明初，合口三等介音也许处于向撮口[y]演变的过渡阶段，为简便起见，本文统一标为 \*-iu-。

山摄合口四等：合口四等字不多，《译语》未选用的原因同上，兹不赘述。这些字与开口三四等及合口三等都属于《中原音韵》先天韵，可互相参照。

臻摄开口一等：只出现了“根”字，对应蒙古语的 gen。一方面，说明臻摄开口一等的主元音与蒙古语的 e 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译语》在音译 gen 时，更倾向于选择山摄开口一三四等字，如“干刊虔坚”，说明臻摄开口一等的主元音与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e 有一定冲突。我们推测其舌位较后，与舌位较前的蒙古语阴性元音 e 不能很好对应，故《译语》不常用。据此可将该韵母拟为 \*ən。

臻摄开口三等：开口三等的语音表现十分一致，对应蒙古语 in。该韵母可拟为 \*in。

臻摄合口一等：合口一等主要对应蒙古语 un，据此可将该韵母拟为 \*un。少数情况下还对应蒙古语的 um，如“敦昆”。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当时汉语的 -n 尾与 -m 尾已经合流，而是由于汉语没有相应的带 -m 尾的合口呼字，《译语》只好用 -n 尾字对音。臻摄合口三等的“遵”字对应蒙古语 žüm，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臻摄合口三等：《译语》音译汉字基本不区分蒙古语的阳性元音 u 与阴性元音 ü，所以臻摄合口三等与臻摄合口一等的区别大多无法体现。不过，“云 (yun)”的介音因可折合为蒙古语的辅音而得以体现。据此可以将臻摄合口三等拟为 \*iun。

## 2. 咸深摄

表 2 咸深摄字对音表

摄	等呼	对音
咸摄	开口一等	唵 am, om, öm; 契 qam; 三 san; 担 dam; 耽 dam; 含 qam; 紊 sam; 谈 tam; 蓝 lam, ram, rem; 谱 em; 甘 gem
	开口二等	黯 yam; 嶙 čam
	开口三等	粘 nem
	开口四等	添 tem; 谦 kem; 点 dem
深摄	开口三等	林 rim; 您 nim; 沉 čim; 琴 kim

咸摄开口一二等：开口一等主要对应蒙古语的 am，有时也对应 em，缘由与山摄开口一等相同，不赘述；个别还对应 om，这是由于咸摄缺少相应读音的字，只好用开口一等字代替。比较特殊的是“三 (san)”，按一般咸摄字的情况，“三”应读为 \*sam，但其韵尾在《译语》中对应蒙古语的 -n，这流露出个别开口一等字的韵尾 -m 与山摄开口一等字的韵尾 -n 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但仍属于个例。综上，可将咸摄开口一等拟为 \*am。开口二等字，《译语》出现较少。据“黯 (yam)”，可将咸摄开口二等见系字的韵母拟为 \*iam；其他二等字的韵母与一等字相同。

咸摄开口三四等：开口三四等的语音表现一致，均对应蒙古语的 em。这些字在《中原音韵》中属于廉纤韵。咸摄开口三四等与山摄开口三四等只有韵尾的不同，该韵母可拟为 \*iem。

咸摄合口三等：合口三等字在《译语》中没有出现，原因在于其声母都是 f-。f- 在中古蒙古语中只出现于借词词汇的书写（嘎日迪 2006:134）。合口三等字在《中原音韵》中属于寒山韵，声母 f- 和韵尾 -m 均为唇音，由于语音异化作用，韵尾已由 -m 演变为 -n。

深摄开口三等：开口三等出现了“林您沉琴”等字。开口三等的语音表现一致，均对应蒙古语的 im，据此可将该韵母拟为 \*im。本文对声母不作探讨，但需要指出的是，深摄包含少数庄组声母字，如“森参人”。近代庄组字多读洪音，《译语》基础音系大概也是如此，这

样就有必要对其韵母进行说明。然而深摄庄组字很少,《译语》没有出现,也缺少反映其音值的足够线索。如果深摄庄组字读洪音,那么与臻摄开口洪音字应该只有韵尾的不同。本文只能运用内部拟测法,将该韵母暂拟为 \*əm。

### 3. 宕曾梗通摄

表3 宕曾梗通摄字对音表

摄	等呼	对音
宕 摄	开口一等	忙 mang, mong, <u>meng</u> ; 郎 lang, rang; 莽 mang; 昂 ang, eng; 慷 keng; 当 dang
	开口三等	常 čang; 央 yeng
	合口一等	汪 ong, öng
	合口三等	匡 qong, köng
曾 摄	开口一等	能 neng; 腾 teng
	开口三等	升 šing
梗 摄	开口二等	猛 meng, <u>mung</u>
	开口三等	呈 čing; 鄢 ying
	开口四等	丁 ding; 零 ling; 亭 tin
通 摄	合口一等	笼 lung; 蒙 müng, mung; 翁 ung; 董 dong; 东 dung
	合口三等	勇 yong

宕摄开口一三等: 主要对应蒙古语的 ang 与 eng。宕摄开口的主元音能够对应蒙古语阴性元音 e, 原因与山摄开口一等、咸摄开口一等类似, 表明它是一个前元音[a] (与宕摄合口的主元音有所不同, 见下)。“忙”可对应 mong, 这与唇音声母后接元音的特殊性有关, 双唇作用使得后接元音具有圆唇特征, 类似宕摄合口, 所以有时与宕摄合口的对音接近。从对音来看, 宕摄开口三等的主元音与宕摄开口一等的相同, “央(yeng)”的对音显示出介音的存在。综上, 宕摄开口一等、三等韵母可以分别拟为 \*aŋ、\*iaŋ。江摄阳声字没有出现, 宕江摄同属《中原音韵》江阳韵, 江摄字的音值可参考宕摄字。

宕摄合口一三等: 都对应蒙古语的 ong。山摄合口一等、宕摄合口一三等, 除了韵尾不同外, 元音部分都与蒙古语的 o 对应, 有类似之处。不过, 山摄合口一二等存在主元音的对立, 而宕摄合口没有这种对立, 其主元音拟为 \*a 即可, 与宕摄开口的主元音 \*a 只是音位变体。这种舌位靠后的 a 可以解释为是介音 -u- 影响的结果。综上, 宕摄合口可拟为 \*uaŋ。

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 二者的语音表现一致, 都对应蒙古语的 eng (唇音声母字有例外)。与臻摄开口一等的情况类似, 《译语》不常用, 似有一定限制, 其主元音舌位可能也比较靠后。相应地, 可以将该韵母拟为 \*əŋ。

曾摄开口三等、梗摄开口三四等: 二者的语音表现一致, 都对应蒙古语的 ing, 据此可拟为 \*iŋ。“亭”的对音为 tin, 不代表 in 与 ing 相混。原因是没有读为 tin 的汉字, 只好用语音近似的“亭”代替。

通摄合口一三等: 合口一等主要对应蒙古语的 ung, 据此可将其拟为 \*uŋ。相应地, 三等字有 -i- 介音, 可拟为 \*iuŋ。通摄有时也与蒙古语的 ong 对应, 但《译语》更倾向于用宕摄合口与之对应, 用通摄字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宕摄字可选。比如说, 对应蒙古语的

dong, 按常例大概要找一个宕摄合口字, 读音相当于 \*tuanŋ, 但汉语没有该音节的字, 于是只好用通摄字“董”代替。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译语》的基础音系是否有梗摄合口与通摄合口的对立?《中原音韵》部分梗摄合口字有两读,如“横轰”,既见于庚清韵,又见于东钟韵。这表明梗摄合口与通摄合口的语音差别很小,梗摄合口都有通摄的又读,二者的对立几近消失。我们还注意到《粉蝶儿·集中州韵》套曲(见于明代张禄所辑《词林摘艳》卷三)这份材料,署名为“元梨园黑老五”,作者当为元代伶人。该作品中,东钟韵与庚清韵纯粹表现为合口呼与开口呼的不同,如“笼松拥洞横”与“行岭登”。可见,梗摄合口已完全并入东钟韵。《译语》没有使用梗摄合口字,但用了“猛”字。该字虽属梗摄开口二等,但作为唇音声母字,读音比较特殊,在《中原音韵》中也有东钟韵、庚清韵两读,因此该字可以反映梗摄合口的读音。《译语》中出现的蒙古语词 mungqaq,义为“愚”,一处对音为“蒙<sup>中</sup>合<sup>黑</sup>”(人事门),另一处对音为“猛<sup>中</sup>合<sup>黑</sup>”(敕僧亦邻真臧卜)。由此可知,梗摄字“猛”与通摄字“蒙”是同音的。根据以上材料,我们认为《译语》的基础音系中,梗摄、通摄合口已合流。

### (三)《译语》基础音系的阳声韵系统

《译语》音译汉字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出21个阳声韵母。如果纳入根据内部拟测法得出的深摄庄组字的韵母 \*əm,则《译语》基础音系的阳声韵系统包含以下22个韵母:

*an	*ian	*uan	*uən	*iən	*iuən	*ən	*in	*un	*iun
*am	*iam			*iəm		*əm	*im		
*aŋ	*iaŋ	*uaŋ				*əŋ	*iŋ	*uŋ	*iŋ

## 三 《译语》汉字音系的基础方言

### (一) 以往的观点

对于《译语》汉字音系的基础方言,学界仍有较大争议。一般都同意汉字读音反映的是官话,但对于反映哪一种官话或者以何地方言为基础方言,却有迥异的观点,主要有“北京音”说(更科慎一 2007;布日古德 2012b)与“南京音”说(中村雅之 2007, 2013)。我们认为两类观点的依据都比较简单,有必要进一步厘清。

#### 1. 曾梗摄入声字的对音与“北京音”说

《译语》中曾梗摄一二等少数入声字对译的蒙古语词带有韵尾,如“风,克(kei)”(天文门)、“冻,可儿伯(körbei)”(时令门)、“富,伯颜(bayyan)”(人事门)、“福,<sup>T</sup>完泽(öljei)”(诏阿札失里)。上述例子中的入声字“克伯泽”显示出韵尾-i的存在。更科慎一(2007)根据这一特点,认为《译语》反映的是北方音,与北京口语音系相合。布日古德(2012b)也是根据部分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的这一特点,认为《译语》音系属于北京口语音系。

中村雅之(2007)对更科慎一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少数曾梗摄字带有韵尾的对音,可能只是沿用了元代的对音习惯,例子实在不多。中村雅之(2013)是对布日古德(2012b)的回应,并指出《译语》中存在同为梗摄入声字却对应蒙古语单元音的情况,如“格(ke)”“客(ke)”“赫(he)”“额(e)”,进而认为这种读音更接近南京音。

我们认为,曾梗摄入声字是否带-i韵尾,要考虑历时因素。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的对音有参差,很可能反映入声字正处于音变过程中。元明之际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的韵基有单元

音化趋势，带元音韵尾不能证明就是北京音，不带元音韵尾也仅仅指向南京音。这里补充笔者熟知的开封方言的情况，现代开封方言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一般没有韵尾-i，但也有少数例外，如“黑[xε]”“客[khe]”“额[ε]”“伯[pε/pai]”“北[pei]”。由此看来，开封等地中原官话的读音也与《译语》有密切对应，但以上学者并未提及。

## 2. 果摄字的对音与“南京音”说

中村雅之（2006）提出用果摄开口字的韵母判断近代蒙古语—汉语对音资料的音系性质，认为果摄开口字对译蒙古语的圆唇音还是展唇音，可作为辨别音译汉字基础音系的标准。如果对译蒙古语圆唇音，则是南京音系；如果对译展唇音，则是北方音系。中村雅之（2007）继续发展这一观点，并注意到果摄开口字“哥可”在元代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至元译语》中，对应蒙古语的ge、ke，而在《译语》中却对应蒙古语的gö、kö，据此认为两书反映不同的音系，《译语》反映南京音。中村雅之（2013）重申了“南京音”的观点，并且认为，《译语》中的果摄一等字没有开合口的对立，更接近南京音，而且根据现有的研究，将南京音视为《译语》的基础方言仍然是最稳妥的。

布日古德（2012b）对中村雅之（2006, 2007）的观点提出商榷，指出不能以现代方言果摄开口一等韵母圆唇与否来判断元明时期的情况。我们持同样看法。某些北方方言果摄开口一等韵母失去圆唇色彩是比较晚近的。如开封话，即便圆唇色彩弱化后读为[y]，但仍与[o]同属一个音位。中村雅之（2007）认为果摄开口字在《至元译语》和《译语》中对音不同，是反映不同的音系。此观点证据不足，因为两部书的成书时期和译者均不同，对音的严谨度和对音规则也有所不同。《译语》对音严谨，规则清晰，与元代存在一词多译、同名异译现象的诸多对音资料不可等而视之。至于果摄一等字在《译语》中显示不出开合口的对立，比如从对音来看，“哥=果 gö”，这是由于蒙古语缺少介音，不能直接反映汉语的-u-介音造成的，这一点上文已指出。再者，现代南京话果摄一等字无开合口对立，也不能说明元明时期如此。因此，我们认为果摄开口字的对音不足以证明《译语》反映的是南京音。

### （二）本文的观点

早期文献的基础方言是一个不易论证的问题，因为时代越早，就越难以清晰认识当时的方言差异与分布情况。元代至明初，包括中原、燕赵等地的华北语音应该区别不大。至于这一时期南北官话的语音区别，目前的研究还不成熟。这种情况下，以单个语音条件判定某一材料的基础方言是需要慎重的。以下从三个方面说明这一问题。

#### 1. 历史条件

元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学界有“大都音”“汴洛音”等不同观点，但一般都不超出华北方言这一范围。李新魁（1983:14-46）从“中原”的核心内涵、中原之音的历史地位、戏曲与中原的渊源、语音的对比等多个方面论证了《中原音韵》所代表的元代共同语音系是基于当时以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音。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自北宋至金，汴洛都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汴洛方言作为元代通语的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条件。

南京音在明清之际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但在明初还不具备成为《译语》基础方言的历史条件。首先，《译语》的译者火源洁是一位由元入明的蒙古人，所操汉语应具有元代汉语通语的特点，不大可能因朝代更迭而迅速变为南京音。其次，元代前后南方官话的代表应该是从汴洛带到杭州的临安官话，杭州也是元代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南京音还没有代表性。再者，明初朱元璋命制《洪武正韵》时，强调“一以中原雅音为定”（《洪武正韵·序》），尽管

朱氏对最终的编制效果不甚满意，但至少表明其对共同语的态度。火源洁此时受命翻译蒙古语，没有理由采用南京音。最后，南京音地位的上升得益于其在明代的政治地位，但这是明朝中后期渐进提升的结果，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即便如此，明代南京音的地位究竟上升到何种程度仍有争议。麦耘、朱晓农（2012）即认为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 2. 宕江摄入声字的读音

蒙古语的音节没有喉塞尾，汉语入声字如果带喉塞尾的话，也相当于准开尾韵，不影响与蒙古语开音节的对音。入声字对应开音节，说明塞尾 -p、-t、-k 已消变，但还不能说明塞尾 -ʔ 的消失。入声问题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可以看到，《译语》中宕江摄入声字与其他韵类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宕江摄入声字对应蒙古语的单元音 o，如以下例子中的“约勺卓”：“墙，约<sup>中</sup>忽儿<sup>中</sup>合 (yoqurqa)”（地理门）、“针，勺温 (jö'ün)”（器用门）、“客，勺陈 (jöčin)”（人物门）、“钱，卓斡思 (jo'os)”（珍宝门）；效摄对应蒙古语的“单元音 +w”，如以下例子中的“老沼”：“鹅，<sup>中</sup>合老温 (qalawun)”（鸟兽门）、“梦，沼兀敦 (jewüdün)”（人事门）。《译语》对音严谨，宕江摄入声字的对音与果撮一等相聚合<sup>①</sup>，而与效摄字截然不同，这说明宕江摄入声字不具有有效摄字的 -u 韵尾。与《译语》相对应，开封话“约 [yo]”“勺 [suo]”“老 [lau]”（笔者调查），南京话“约 [io?]”“勺 [so?]”“老 [lo]”（陈章太、李行健 1996），宕江摄入声字都与效摄不同。北京话的白读音，宕江摄入声字与效摄合流，如“角 = 搅”“勺 = 韶”，与《译语》有别。据此，《译语》音系不是北京音。

## 3. 人称代词

《译语》中出现了“俺”“咱”“您”三字。一般认为，近代汉语的“俺”来自“我们”的合音，《译语》常用来翻译蒙古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 ba。“咱”在《译语》中用于对音，如“市，巴咱儿 (bažar)”（地理门），也用于翻译蒙古语的包括式第一人称代词 bida，如“咱，必答 (bida)”（人物门）。“您”来自“你们”的合音<sup>②</sup>，《译语》用来对音，如“薄，您坚 (nimgen)”（通用门）。“俺”“咱”“您”无论是作为音译汉字，还是用于翻译蒙古语的人称代词复数，都表明《译语》所依据的汉语中存在这些人称代词，且译者对此熟知。“俺”“咱”“您”是典型的北方方言人称代词，与包括汴洛方言在内的北方官话方言一致，而与南京话不同。吕叔湘（1985:85）指出，这些合音字通行于北方系官话。据此，《译语》音系不是南京音。

结合以上三点，我们认为《译语》汉字音反映的是当时以中原音为基础的通语音系。

## 四 结 论

《译语》是一部富有价值的蒙古语—汉语对音文献。通过审视其音译汉字的使用惯例和偏好，并充分注意蒙古语、汉语音系的差异及其对于对音的影响，可提取出大量有关音译汉字实际音值的信息。本文结合蒙古语—汉语对音及汉语语音的发展，构拟了《译语》所反映汉字音系的阳声韵系统，包括 22 个韵母。该音系存在“桓欢”韵；除个别情况外，咸深摄的 -m 韵尾仍然完整，-m、-n、-ŋ 三个鼻音韵尾齐全。这些特点与《中原音韵》一脉相承。综合来看，《译语》所反映的汉语音系与中原音更为接近，其性质是以中原音为基础的通语音系。

<sup>①</sup> 如“朵罗”（果撮字）的对音：“七，朵罗安 (dolo'an)”（数目门）。

<sup>②</sup> 《元朝秘史》中“您”常见，均指“你们”。现代汴洛方言也是这样。北京话的“您”也同源，用于尊称。

## 参考文献

- [1] 布日古德. 2012a. 《〈华夷译语〉(甲种本) 音译汉字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 布日古德. 2012b. 《〈华夷译语〉(甲种本) 音译汉字基础音系研究》, 《民族语文》第6期.
- [3]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音卷》,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4] 冯 蒸. 2013. 《桓欢(-on)类韵为近代汉语北方方言普遍特征说》, 《语言研究》第4期.
- [5] 嘎日迪. 2006. 《中古蒙古语研究》,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 [6] 李新魁. 1983. 《〈中原音韵〉音系研究》, 郑州: 中州书画社.
- [7]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 江蓝生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8] 麦 耘、朱晓农. 2012. 《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语言科学》第4期.
- [9] 宁继福. 1985. 《中原音韵表稿》,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0] 宋洪民. 2006. 《也谈〈中原音韵〉“寒山”“桓欢”分立的依据》, 《古汉语研究》第1期.
- [11] 更科慎一. 2007. 《甲种本〈华夷訳語〉音訳汉字の基礎方言の問題》, 载《佐藤进教授还历记念中国语学论集》第186-198页, 东京: 好文出版.
- [12] 栗林均. 2003. 《〈华夷訳語〉(甲种本) モンゴル语全单语·语尾索引》, 仙台: 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13] 中村雅之. 2006. 《近世音資料における果摂一等の表記》, 《KOTONOHA》第39号.
- [14] 中村雅之. 2007. 《〈华夷訳語(甲种)〉汉字音訳の基礎方言》, 《KOTONOHA》第53号.
- [15] 中村雅之. 2013. 《〈华夷訳語(甲种)〉汉字音訳の基礎方言(再論)》, 《KOTONOHA》第122号.

## The *Yangsheng* Rhyme System as Reflected from Transcriptional Characters in *Huayi Yiyu* (Hongwu Edition):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Basic Dialect

SU Ruoyang

**[Abstract]** *Huayi Yiyu* 华夷译语 (*Hongwu* 洪武 Edition) is a Sino-Mongolian glossary with fairly accurat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Mongolian sounds.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ancient Mongolian, but also contains a lo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Chinese phonology of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By means of exploring the transcriptional rules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Pre-modern Chinese, I am able to reveal in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manner the phonetic values, the component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system of the *Yangsheng* 阳声 rhymes, that is, rhymes with nasal endings. Generally, the phonology as reflected from *Huayi Yiyu* represents in nature tha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Zhongyuan* 中原 dialect.

**[Keywords]** *Huayi Yiyu* 华夷译语    *Yangsheng* 阳声 rhyme    basic dialect

(通信地址: 523808 东莞 东莞理工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